

郭沫若全集

沫若全集總目

第一集

殘春	1
百合與番茄	21
聖者	39
鷓鴣	50
函谷關	61
月蝕	72
卓文君	90
廣寒宮	139
夢與實現	155
神話的世界	159
雅言與自力	167
惠施的性格與思想	176
瓦特裴德的批評論	191

沫若全集總目

一讀梁任公墨子新社會組織法·····	199
嚼無天日的世界·····	213
討論註譯運動及其他·····	222
批評與夢·····	240
批評意門湖譯本及其他·····	254
論中德文化書·····	286
今津紀遊·····	298
整理國故的評價·····	316
古書今譯的問題·····	321
藝術與評價·····	331
批評—欣賞—檢察·····	337
太戈兒來華之我見·····	349
天才與教育·····	359
未來派的詩約及其批評·····	370
自然與藝術·····	382

沫若全集總目

文藝上的節產	386
味爽	390
藝術家與革命家	396
寄生蟲與細草	399
論翻譯的標準	400

第二集

喀爾美羅姑娘	1
曼陀羅華	51
未央	68
孤竹君之二子	101
王昭君	141
反響之反響	179
波斯詩人默我伽亞謨	199
雪萊的詩	257

沫若全集總目

雪萊年譜·····	285
英國詩人葛雷的臺畔哀歌·····	315
海外歸鴻·····	331
孤鴻·····	356

第三集

歧路·····	1
煉獄·····	21
十字架·····	38
行路難·····	61

山中雜記

菩提樹下·····	154
三詩人之死·····	161
芭蕉花·····	174

沫若全集總目

鐵盔	180
鷄雛	183
人力以上	192
賣書	204
曼陀羅華	210
紅瓜	227
路畔的薔薇	240
夕暮	241
水墨畫	242
山茶花	243
墓	244
白髮	245

殘 春

(一)

壁上的時鐘敲打着四下了。

博多灣水映在太陽光下，就好像一面極大的分光岡，畫分出無限層彩色。幾隻雪白的帆船徐徐地在水上移徙。我對着這種風光每每想到古人扁舟載酒的遺事，恨不得攜酒兩瓶，坐在那明帆之下盡量傾飲了。

正在我凝視海景的時候，樓下有人扣門，不多一刻，曉芙走上樓來，說是有位從大阪來的朋友要面會我。我想我倒有兩位同學在那兒的高等工業學校肄業。一位姓黎的已經回了國，還有一位姓賀的我們素常沒通過往來，怕是他來訪我來了。不然，便會是日本人，

我隨同曉芙下樓，遠遠瞥見來人的面孔，他纔不是賀君。但是他那粉白色的皮膚，平滑無表情的相貌，好像是我們祖先傳來的一種烙印一樣，早使我知道他是我們黃帝子孫了。並且他的顏面

細長，他的隆準占據中央三分天下有其二的疆域，他衣服的高領上又還露出一半自由無領的蝟鬚，所以他給我的第一印像，就好像一隻白色的山羊待我走到門前，他遞一張名片給我。我拿到手裏一看；恰巧纔是「白羊」兩字，倒使我幾乎失聲而笑了。

白羊君和我相見後，他立在門次便向我說道：

『你我雖是不曾見過而，但是我是久已認得你的人。我的同學黎君，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他常常談及你。』

幾年來不曾聽見過四川人談話了，聽着白羊君的聲音，不免隱隱起了一種戀鄉的情調。他又接着說道：

『我是今年纔畢業的，我和一位同學賀君，他也是你從前在國內的同學，同路歸國。』

『賀君也華了業嗎？』

『他還沒有畢業。他因為死了父親，要回去奔喪。他素來就有些神經病，最近聽得他父親死耗，他更好像瘋狂了的一般，見到人就磕頭，就痛哭流涕，我們真是把他沒法。此次我和他同路回國，

他坐三等，我坐二等，我時常走去看顧他。我們到了門司，我因為要賣些東西，我便一個人上岸去了，留他一人在船上。等我回船的時候，我纔曉得他跳了水。』

『哦！跳了水！』我吃驚地反問了一聲。

白羊君接着說道：『倒幸好有幾位水手救起了他，用撈鈎把他鈎出了水來。我回船的時候，正看見他們在岸上行人工呼吸，使他吐水，他倒漸漸地甦醒轉來了。水手們向我說，說他跳水的時候，脫了頭上的帽子，高舉在空中畫圓，口中叫了三聲萬歲，便撲通一聲跳下海裏去了。』白羊君說到他跳水的光景還用同樣的手法身勢來形容，就好像逼真地親眼見過來的一樣。

『但是船醫來檢驗時，說是他熱度甚高，神經非常興奮，不能再遠洋航海，在路上恐不免更有意外之虞。因此我纔決計把他抬進就近的一家小病院裏去，我的行李通通放在船上，我也沒有工夫去取，便同他一齊進了病院了。入院已經三天，他總是高熱不退，每天總在華氏四十度上下，說是尿裏又有蛋白質，怕是肺炎，腎臟炎，瘰癧併發了，所

以他是命在垂危。我在門司又不熟，很想找幾位朋友來幫忙。明治專門學校的季君我認得他，我不久要寫信去，他昨天晚上又說起你來，說是「能得見你一面，便死也甘心，」所以我今天纔特地跑來找你。」

白羊君好容易纔把來意說明了，我纔請他同我上樓去坐。因為往門司的火車要六點多鐘纔有，我們更留着白羊君吃了晚飯再同去，曉英便往灶下去弄飯去了。

好像下了一陣驟雨，突然晴明了的天空一樣，白羊君一上樓把他剛纔的焦灼，好像忘在腦後去了。他走到窗邊去看望海景，極口讚美我的樓房。他又踱去踱來，看我房中的壁畫，看我壁次的圖書。

他問我：「聽說你還有兩位兒子，怎麼不見呢？」

我答道：「鄰家的媽媽把他們引到海上玩耍去了。」

我問他：「何以竟能找得我的住所？」

他答道：「是你一位同學告訴我的。我從博多驛下車的時候，聽說這兒在開工業博覽會，我是學工的人，我便先去看博覽會來，在第二會場門首無

意之間纔遇着你一位同學，我和他同過船，所以認得，是他告訴了我，我照着他畫的略圖找了來。你這房子不是南北向嗎？你那門前正有一眼水井，一座社神，並且我看見你樓上的棹椅，我就找得是我們中國人的住所了。（日本人一般不用棹椅。）不是你同學告訴我的時候，我還會到你學校去問呢。」

我同他打了一陣閑話，我告了失陪，往樓下去幫曉芙弄飯去了，

(二)

六點半鐘的火車已到，曉芙攜着一個兒子，抱着一個兒子，在車站上送行。車開時，大的一個兒子要想跟我同去，便號哭起來，兩隻腳兒在月台上蹣跚着如像踏水車一般。我便跳下車去，抱着他接吻了一回，又跳上車去。車已經開遠了，母子三人的身影還貯立在月台上不動。我向着他們不知道揮了多少回數的手，等到火車轉了一個大灣，他們的影子纔看不見了。火車已飛到海岸上來，太陽已西下，一天都是鮮紅的霞血，一海都是赤色的葡萄之淚。我回過頭來，看見白羊君脫帽在手，還在

向車站方面揮舉，我禁不着想起賀君跳海的光景來。

——可憐的是賀君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跳海，跳海的時候，爲甚麼又要脫帽三呼萬歲。那好像在這現實之外有甚麼眼不能見的「存在」在誘引他，他好像 Odysseus 聽着 Sireus 的歌聲一樣。

——我和我的女人，今宵的分離。要算是破題兒第一夜了。我的兒子們今晚睡的時候，看見我沒有回家；明朝醒來的時候，又看見我不在屋裏；怕會疑我是被甚麼怪物捉了去呢。

——萬一他是死了的時候，那他真是可憐！遠遠到得海外來，最終只是求得一死！

——但是，死又有甚麼要緊呢？死在國內，死在國外，死在愛人的懷中，死在荒天曠野裏，同是閉着眼睛，走到一個未知的世界裏去，那又有甚麼可憐不可憐呢？我將來是想死的時候，我想跳進火山口裏去，怕是最痛快的一個死法。

他那悲壯的態度，他那凱旋將軍的態度！不知道他願不願意火葬？我覺得火葬法是最單純。

最簡便，最乾淨的了。

——兒子們怕已經回家去了，他們回去，看見一樓空洞，他們會是何等地寂寞呢？……

默默地坐在火車中，種種想念雜然而來。白羊君坐在我面前壓壓着嘴唇微笑，他看見我在看他，便向我打起話來。

他說：『賀君真是有趣的人，他說過他自己是「龍王」呢。』

『是怎麼一回事？』

『那是去年暑假的時候了，我們都是住在海岸上的，賀君有一天早晨在海邊上捉了一個小魚回來，養在一個大碗裏面。他養了不多一刻，又拿到海裏去放了，他跑來向我們指天畫地的說，說他自己是龍王，他放了的那匹小魚，原來是條龍子。他一放了下去，他一放了下海去，四海的魚鱗都來朝賀來了。我們聽了好笑。』

『恐怕他在說笑話罷？』

『不然，他講如此類瘋癲識倒的事情很多。他是有名的吝嗇家，但是他却肯出多少子錢去買許多畫幅，裝飾得一房間都是。他又每每任意停一兩

禮拜的課，我們以爲他病了，走去看他時，他纔在關着門畫畫。』

『他這很像是位天才的行逸呢！』我驚異地說了，又問道：『他畫的畫究竟怎麼樣？』

白羊君說道：『我也不曉得他的好歹，不過他總也有些特長，他無論走到甚麼名勝地方去，他便要檢些石子和蚌壳回來，在書案上擺出那地方的形勢來做裝飾。』

白羊君愈見談出賀君的逸事來，我愈覺得他好像是位可以驚異的人格。我們從前在中學同學的時候他在下面的幾班，我們不幸也把他當着弱小的低能兒視了。我們這些只曉得穿衣吃飯的自動木偶！爲甚麼偏會把異於常人的天才，當成狂人，低能兒，怪物呢，世間上爲甚麼不產出一些狂人怪物來嘍？

火車已經停止過好幾站了。電燈已經發了光，車中人不甚多，上下車的人也很少，但是紙烟的烟霧，却是充滿了四隅。乘車的人都好像蒙了一層油糊，有的一人占着兩人的座位，側身一倒便捲臥起來，有的點着頭兒如像在滾南瓜一樣。車外的赤色

的世界已漸漸轉入虛無裏去了。

(三)

Moji! Moji?

門司到了，月台上叫站的聲音分外雄勢。

門司在九州北端，是九州諸鐵道的終點。我們若把九州比成一片網脈葉，南北縱走諸鐵道就譬如葉脈，門司便是葉柄的結托處，便是諸葉脈的總匯處。坐車北上的人到此處都要下車，要往日本本島的，或往朝鮮的，都要再由海路向下關或釜山出發，

木履的交響曲！這要算是日本停車場上下車時特有的現象了。堅硬的木履踏在水門汀的月台上，匯成一片雜亂的噪音，就好像有許多馬蹄的聲響。八年前我初到日本的時候，每到一處停車場都要聽得這種聲響。我當時以為日本帝國真不愧是軍國主義的楷模，各地停車場竟都有若干馬隊駐劄。

我聞白羊君下了車，被這一片音濤，把我們沖到改札口去。驛壁上的掛鐘長短兩針恰好在第四

象限上成一個正九十度的直角了。

出了驛站，白羊君引我走了許多街道和側巷，彼此都沒有話說。最後走到一處人家門首，白羊君停了步，說是到了；我注意一看，是家上下兩層の木造街房，與其說是病院，寧肯說是下宿，只有門外掛着一道輝煌的長銅牌，上面有黑漆的『養生醫院』四字。

賀君的病室，就在靠街的樓下，是間六鋪席子的房間。正中掛着一盞電燈，燈上罩着一張紫色包單，映射得室中光景異常慘淡。一種病室特有的奇臭。熱氣，石炭酸氣，酒精氣，汗氣，油紙氣……種種奇氣的清濁，病人睡在在靠街的窗下。看護婦一人跪在枕畔，好像在替他省派。我們進去時，她點頭行了一禮，請我們往鄰接的側室裏去。

側室是三鋪席子的長條房間，正中也有一盞電燈，靠街窗下有座小小的矮棹，上面陳設有境匣和其他杯瓶之類。房中有脂粉的濃香，我們屏息一會，看護婦走過來了。她是中等身材，纖巧的面龐。

——這是s姑娘。

——這是我的朋友愛牟君。

白羊君替我們介紹了，隨着便問賀君的病狀。她跪在席上，把兩手灑在膝頭，低聲地說：

『今天好得多了。體溫完全平復了。剛纔檢查過一次，只不過七度二分。（華氏三十七度二分之略語，（今早是三十八度，以後怕只有一天好似一天的了。只是精神還有些興奮，剛纔纔用了催眠藥，睡下去了。』

她說話的時候，愛把她的頭兒偏在一邊，又時時愛把她的眉頭繃成「八」字，她的眼睛很靈活，暈着粉紅的兩頰表示出一段處子的誇耀。

我說道：『那真訖福極了！我深怕他是肺炎，或者是其他的急性傳染病，那就不容易望好呢。』

『真的呢。——倒是對不着你先生，你先生特地遠來，他纔服了睡藥。』

『病人總得要保持安靜纔好。……』

白羊君插口說道：『s姑娘！你不曉得，我這位朋友，他是未來的Doctor，他是醫科大學生呢！』

『哦愛牟先生！』她那黑耀石般的眼仁，好像分外放出了一段光彩，『我真喜歡學醫的人。你們學醫的人真好！』